

書莊詞校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八五·北京

書莊詞校注

劉金城校注
夏承焘審訂

韦庄词校注

刘金城 校注

夏承焘 审订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涿县桃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frac{1}{4}$ 印张 46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8001—43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40 定价: 0.70元

封面设计：张 明

封面题字：吴鹭山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南京）

论韦庄词

(代序)

夏承焘

京兆杜陵(现在陕西长安附近)的韦姓,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韦庄的远祖韦待价,是武后时的宰相。后来出过一位名诗人,就是韦庄的四世祖韦应物。韦庄是词家又是诗人,他的诗集名《浣花集》(因为他晚年曾经在成都住过浣花溪上杜甫草堂的旧址),原本二十卷,现在只存十卷,共有诗二百四十六首。合之后人所辑,也不过四百首。据他的《乞采笺歌》『我有歌诗一千首』看来,该有不少的诗篇已经散佚了。他的词《全唐诗》共收五十四阙,其中四十八阙是载于《花间集》的。在《花间集》里各作家中,韦庄词数量之多,仅次于温庭筠。以时代说,他是温庭筠以后的一位重要作家。以作品风格说,却和温庭筠不相同。韦庄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死于蜀高祖武成三年(九一〇年),得年七十五岁。他生在唐帝国由衰弱到灭亡,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时代。他一生饱受了乱离漂泊之苦,这对于他的文学影响很大。

他虽出生于世家大族,但他一房族到了五代那时,久已中落了。他五十九岁才中进

士，在这以前，生活很穷苦（《太平广记》引《朝野僉载》说他「数米而炊，称薪而爨」）。这种穷苦和漂泊的生活年代，占据他全部生命史的四分之三强；「晚达」的生涯，并不长久。他中进士以后，六十六岁始仕西蜀，为蜀主王建所倚重，七十一岁为安抚使，七十二岁助王建称帝，建立割据局面，七十五岁就死了；在这个割据小朝廷里做到吏部侍郎兼平章事，不过三、四年罢了。

他四十五岁，在长安应举，值黄巢攻破长安。他陷兵火中几死，一度与弟妹相失。逃出长安以后的六七年中，他那时已五十多岁，到处流浪，曾经穿过安徽、河南到潼关，又迁道山西，南抵镇江、东阳，西到三衢、两湖。为了求食、求仕，浪迹万里。五十六岁那年，仍失意回到东阳。

直到五十九岁第进士，才结束了他这流离漂泊的生活。由于这种流离漂泊的生活，才使他接受民间作品的影响，使他的词在《花间集》里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

*

*

韦庄和温庭筠并称「温、韦」，是《花间集》中的代表作家。《花间集》是五代时蜀赵崇祚编选的。诗变为词，始于唐而成于五代。当时文人的词，大抵附见诗集中。其以长短

句自成一集的，自《花间集》始。欧阳炯序《花间集》：『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从这几句话里，说明《花间集》里的作品，大都是『公子』、『佳人』在酒边尊前的娱宾遣兴之作，其内容以写儿女恋情、闲愁绮怨者居多；其词风大多秾艳软媚、婉约含蓄。温、韦同属花间派，但细读二人词，其风格亦不尽相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李煜），则粗服乱头矣。』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词，神秀也。』又说：『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冯延巳），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所谓『颜、谢优劣论』是指《南史·颜延之传》所载：『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又鍾嵘《诗品》载：『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

从以前词论家这些评论中，已说明温、韦词的不同。我现在再举几首词作例子，来说明温、韦两人在《花间集》里领导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他们最显著的差异是：

温词较密，韦词较疏；

温词较隐，韦词较显。

我们就举两家的《菩萨蛮》作例。温作此调十四首，往往在一首一片里叙说好几件事或好几层意思，如：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这只是一首的上半阙，写出两个人物的两种环境，并映托出他们两种心情。上两句是指居者，下两句是指行者；上两句描写居者的环境是这样舒适温暖；下两句写行者的环境又是那样的寂寞凄清。两者相形，自然见出怨别相思的情绪，不必更着『愁』『恨』等字面了。

韦庄作这个调却和温庭筠不同，他在一首里只叙说一件事、一层意思：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

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其它如『人人尽说江南好』，『劝君今夜须沉醉』诸首，也都是如此。

他的词并且有好几首合说一件事、一个意思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

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

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第一首的上片写情人相别，第二片写别后相思；第二首的上片写由相思而入梦，下片写梦醒。两首只写一件事。前人论文有「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的说法，暂且借来评论温、韦两家不同的词风。当然我不是说温词每首都密，韦词每首都疏。温词如《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也是一首说一件事的；只是这样的词比较少而已。

次说温、韦「隐」、「显」之别，也可以举《菩萨蛮》作例。温词如：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从表面看，全首都写女子的妆饰。开头从宿妆写起，到起床后梳洗，下片「照花前后镜」两句写妆成，末了以穿着「新贴绣罗襦」作结，好象没有一字说到这女子的情感。细读才知上片结句「懒」字、「迟」字，已暗暗点出情感，直到下片结句拈出「双双金鹧鸪」的「双

双」两字，从而反面衬托出那人的孤独。这是很隐曲婉约的写法。

韦庄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全首一气直下，没有一句隐晦难懂的话。他还有一首极显的例子，那是《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

不能羞！」

清代贺裳《皱水轩词筌》里评这首词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在温庭筠作这类恋情词时，顶直率的也只能说：

「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南歌子》）

而韦词于「一生休」之下，却又加上「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两句，真是说到尽头了。温庭筠一派婉约词，在当时很流行，后来便以「婉约」作为词的标准。象韦庄这类酣恣淋漓近乎元人北曲的抒情作品，在五代文人作品里是很少见的；只有当时民间词（如《敦煌曲子词》）

等)才有这般的风格。这是韦庄词很可注意的一点。

*

*

*

上文学韦词『疏』、『显』两种作风，是拿温庭筠的词和它比较来说的；我们若就韦词整个风格看，应该说他的创作最大特征，是把当时文人词带回到民间抒情的道路上来，又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这是他在词的发展史上最大的功绩。

词在民间初起时，本来是抒情的文学，敦煌曲子词里的作品，大都是反映民间生活的真情实感的；后来这种文学传入宫廷和贵族大家，他们阉割了它的思想内容，拿它的音乐和形式作为娱乐调笑之用，《宫中调笑》这个词牌名就是这个过程最明显的说明。晚唐五代文人作词的动机大多数是为了供皇家贵族和士大夫们的娱乐，而不是为写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花间』一派以温庭筠为宗，是五代文人词的代表，他的词十之八、九是写妇女的，纵使它里面有一些句子反映作者自己个人情感，那是十分隐晦微弱的。文人词里能写自己个人生活情感的，虽然不只是韦庄一个人，要以他较为突出；象他的《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各首，都是写他自己的浪游情绪的；《女冠子》二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

明记月日，当也是他自己的情事；又象《谒金门》：

『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姮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

新睡觉来无力，不忍

把君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

《荷叶杯》二首：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

闲掩翠

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碧天无路信难通，惆怅旧房栊。』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

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浣溪沙》一首：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

7
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都是悼亡姬和忆旧欢之作（杨炯《古今词话》说为王建夺去宠姬作，不可信，辨在拙著《韦庄年谱》）。这类作品以量说，在他现存的四五十首词里就有这十首左右，占五分之一；以质论，它在抒情词里虽然还嫌内容不够广泛，描写不够深刻；但是发展下去，那就是李煜和苏、辛一派。在晚唐五代文人词浮艳虚华的气氛里，居然有这些抒写生活情感的作品，那是不能忽视的。

又，前人论词，以『婉约』为正宗，以为作词必须含蓄曲折，有不尽之意，才算合格。这种风气开端于温庭筠一派的文人词。唐代的民间派，原来并不如此；他们以直率坦白的语言写热烈真挚的情感，往往是以一吐为快的。举《敦煌曲子词》里《菩萨蛮》一首为例：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

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拿它来比韦庄的《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一首，含意未必全同。前者写『之死矢靡它』之坚决，后者只写『一见倾心』的向往，而情感的热烈却没有两样。虽然在韦庄词

里这类作品并不多，最著名的也只有这一首，但是在文士们以『婉约』、『含蓄』为正宗的文学气氛里，居然有这么一首，也就大可注意了。今存的韦庄词十之八、九见于《花间集》；『花间』所选的大都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花间集》叙语）的作品。我想韦庄这类热情奔放的作品也许不止这一首，可能因为不选入《花间集》，就从此亡佚了。

*

*

*

韦庄词所以会走上这条抒情的道路，我以为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

一、唐宋词人兼擅诗词两种文学的，他的词风往往和他的诗风相近似。温庭筠的诗从梁陈宫体、六朝赋而来，讲究对仗、注重字面的华丽，这是他的诗风，也正是他的词风。韦庄诗朴素平直，善于抒情，很近白居易一路，他的《浣花集》里并且误入白居易的作品。他的词如《女冠子》『四月十七』，《思帝乡》『春日游』诸首都浅显如话，也正和他的诗风相一致。

二、温、韦两家的诗风词风不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态度不同。温庭筠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虽然一生潦倒，但是一向依靠贵人过活；诗集里有许多赠答官僚的作品，他的词也和贵人脱不了关系。据传说，他的好几首《菩萨蛮》就是令狐绹托他代

唐宣宗作的。韦庄五十九岁登第以前，流落江湖。除四十八岁逃出长安时，一度献诗投靠在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外，很少和贵人来往。他的诗集里相与酬答的大都是秀才、和尚一流人。由于时代的动乱，生活的贫困，迫使他五十以后还为求食、求官奔走四方，这和白居易少年时代的身世很相似，所以他的诗风自然会近似白居易。因此，也就影响到他的词风。

三、韦庄的诗和词都有民间气息。他的词用民间文学体裁，和敦煌曲子词相近，例如前所举的《女冠子》用两首咏一件事，就是民间的联章体。《敦煌曲子词》里的《凤归云》、和凝的《江城子》等等都是联章体。《思帝乡》的情感和语言尤接近民间文学。这自然是和他的民间生活经验有关。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韦庄词和音乐的关系。晚唐五代的人文词大都为应歌而作，《旧唐书·温庭筠传》说温庭筠溷迹妓院，『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和北宋柳永为妓女填教坊新腔，同一情形。他们创作的目的，只是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作『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语）。他是不大需要作者个人的情感的（有时这类作品里的作者个人情感太浓厚，反而会妨碍它的娱宾遣兴的广泛效果），所以这类作品的内容大都浅薄，单调，有的只

是袭用古人的成作，冯延巳的《长命女》词完全袭用白居易诗，就是一个例子。《花间集》里不但有象鲁迅所说写町梢的词，甚至有写妇女月经等等的，这类作品所以居然入选，就只是它有叶乐应歌的作用；宫廷贵族士大夫所喜爱的应歌词，它的流弊，会使词走向空虚、堕落的道路。到了五代那时，它的流弊已经很明显了。

文人拿词作抒情工具，使它逐渐脱离了音乐而自有其文学独立生命的，在宋代是著名的作家苏轼，苏轼以前要数到李煜和韦庄。我们原不能说韦庄的词完全不是为应歌而作，在那个时代里那是不可能的；但他的词因为有其生活内容，因为他是拿它作为抒情工具的，便自然和那些只为应歌而作的作品分路了。我们读他的《谒金门》、《女冠子》这类词，它们有那样洋溢的生活感情，是不可能想象那是只为应歌而作的。

文学本身既然有其真实的生活情感，它自然不必更倚仗于其它条件——如华丽的字面和美听的音乐等等。后来的李煜、苏、辛的作品都是如此。温庭筠就不如此，他的词里虽然也许有些抒情的成分，但他的创作动机主要是为应歌的。这犹之韦庄词虽然也可以应歌，但他的创作动机主要是为抒情的：这是两家词本质不同之处。

就词这种文学体裁在文人手中初期发展论，就它的后来影响论，我们对韦庄的看法是：他在五代文人词的内容走向堕落途径的时候，重新领它回到民间抒情词的道路上来；他使词逐渐脱离了音乐，而有独立的生命。这个倾向影响后来李煜和苏、辛诸大家；我们若认为李煜、苏、辛一派抒情词是唐宋词的主流，那么，在这个主流的源头上，韦庄是应该得到我们重视的一位作家。

附 记

(一)

本文开头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定诗人韦应物是韦庄的四世祖，日本清水茂先生不同意这说；他说：世系表不可尽信；韦庄若是韦应物的后裔，不应诗文中无一语提及（见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对拙著《唐宋词人年谱》的评文）。案《新唐书》世系表原多谬误，宋人洪迈

《容斋随笔》、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